嘉篭禾徵獻錄

嘉禾徵獻錄卷六

兵部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徐學周 遠祖彥明 弟學曾 士金

必達

世淳 子肇森肇採 妾趙氏王氏倪氏

徐　鷄 六世族祖倫倫玄孫樞 族弟文治 子九牧

從治 弟昌治子同貞

岳元聲 子澧族子瀚族孫映斗

和聲

駿聲

吳志遠 祖儒 子亮中

胡　寬 父繼海 弟宏宏子顏

憲仲 子彭述

震亨 子夏客

周恂懋 曾孫恭先妻范氏

趙昌期 祖文華華子懌思慎思

倪長玗 父寔達　　胡士奇 弟章

徐學周字尚文號翼所南宋末遠祖彥明為嘉興令遂居海鹽洪武初有土金者贅白苧鄉為嘉興人學周嘉靖甲子與弟學曾同舉於鄉知嘉定州丈量令下學周首定區法全蜀倣之印部土司嶺柏死妾子應昇幼族人阿祭竊據符與應昇相讐殺臺檄學周窮治之至鎮西出榜曉諭禍福諸酋聽命乃斬阿祭而擇立其族之賢者嶺起鳳與應昇分治之量移雷州府同知致仕歸卒年八十五子必達學曾學愼所

知潮陽縣以母憂去官再補永清遷知高唐州

必達字德夫號玄仗萬歷辛卯舉人壬辰進士初知太湖縣廉明果銳鑄鐵斛以杜漕軍需索立四門社學親自課試獎勵安慶志傳有丁內艱歸補溧水築石臼湖隄奏除齊泰姻戚子孫軍籍二十六家先是邑中改閘爲壩湖水無所洩泛濫決嚙艱於漕運乃請折漕不報召補南驗封主事遷考功郎中與吏科給事中儲純臣同領察事純臣受賕吏賄當大計日必達進狀請黜純臣面揖之退一座大驚遷光祿丞明史

稿言路攻朱賡及必達必達方假歸上疏自白帝不問進少卿丁父憂服闋補太僕少卿兼光祿事條白糧賠累守僕之苦請以民船先軍船巡漕御史孫居相以船壞不治請雇民船濟運必達爭止之光廟即祚遷應天府尹晉南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軍復甲永折溧水漕賦之請得旨溧水戴之如父母焉時羣盜充斥秦蜀騷然沿江諸郡為其下流必達簡練士馬整飭艟艦白蓮賊將窺徐州募銳卒會山東兵擊破之就遷南兵部左侍郎兼攝南都御史以京察自劾歸崇禎辛未推刑部尚

書命下卒年七十贈兵部尚書諭賜祭葬著南州集三十四卷南州詩說六卷（經義考徐氏必達南州詩說六卷存俞右吉曰其書爲舉子業而）作元經訂註五卷又訂梓周張程朱邵五子及豫章全書行世子世淳（明史稿附子傳）

世淳字中明母陳方娠祖學周夢偉丈夫峩冠絳衣自雲中下導以綵旙題曰明忠覺而異之則已乳矣萬歷戊午舉於鄉選建德教諭丁父憂不赴服除改永嘉以會試副榜擢重慶府推官時用兵資餉諸州督師者徵餉孔亟期以五日至重慶三日而辦改

知隨州獻賊奔突襄鄧間州嘗被破居民蕭然世淳之官即濬濠塹拓羊馬牆以為外郛集士民誓關壯繆祠要以死守會歲大荒士多就食粥厰嘆曰可使士以餒失禮乎分粟賑之潰兵過隨洶洶索餉世淳授兵登陴單騎入見帥執其手曰軍食不供有司罪也殺我足矣請械我以見督師帥氣奪斂衆去十四年二月獻賊下襄陽三月來犯告急於巡撫宋一鶴一鶴遣兵援為守承天者邀去相持七晝夜食盡遂陷世淳勒馬猶戰賊脅之下罵曰有死城州官無下

馬州官飛矢貫其頭墜馬猶罵不絕口而死明季遺聞隨馬右手握印箱左手掣佩刀賊鈹刀交下腦胸穴股以死時年五十七仲子稟膳生肇標字文可抱父屍且哭且罵賊并殺之肇標將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後掘地果得之世淳妾趙氏王氏亦罵賊死并殺其幼女申姑家僕從死者十八人長子肇森詣闕以聞會巡按御史亦疏上其事詔贈太僕少卿賜祭葬蔭一子即州及家建祠歲時致祭肇標贈國子助教肇森以弟殉難故讓其蔭於遺孫弘耀初世淳罷公車在京師心動亡晝夜馳歸

而父病革侍湯藥者浹旬父歿著易就經義考徐氏世淳易就六卷陸嘉徵曰公與先子同舉於鄉後死隨州之難易就六卷張吉士溥序之春秋會編明史稿有傳肇森字質可鄉貢肇森長子廣任國子生次子嘉炎趙氏邑人偕世淳之官年二十餘賊破隨殺世淳入廨舍見趙氏美驅之出趙不可賊先殺其幼女申姑趙大罵賊斷其手八指罵不絕口遂殺之推土石壓其顱盡裂世淳又有妾倪氏匿而免寇去與僕邢繼成等求遺骸吳人有石琳者偕之往得世淳屍殮之乞棺於州民詹氏覓趙氏屍頭已斷猶抱申姑

不解乃收石下碎顱與申姑并棺以殮世淳喪歸亦
歸葬焉倪氏年止二十七苦節年六十餘卒
徐鷁字鳴南一字鳴川海鹽人世居豐山之陽六世族祖
倫洪武中鄉貢為濮州知州倫元孫梗嘉靖戊子應
天中式知宿松縣終常州府通判鷁於梗為族子嘉
靖丙午舉人丁未進士乞閒改常州府教授遷南國
子助教都水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肇慶府遷湖
廣兵備副使被劾歸少子九牧能文以畫傳兩浙名賢錄九
牧無子以兄九容次子繼昊為子九容性高亢為讐所
誣直指[illegible]指下有司逮理九容未經挫折聞逮一恚而

絕繼美大痛挺身與讐對簿言辭忼慨涕泗橫集直指色動坐讐戍邊俄從子不任糧運爲攬戶所侵漕司下有司索逋課主名從子素善病聞逮一怖 族弟而絕繼美復大痛與讐對簿竟坐攬戶以償

文治萬曆戊子舉人德慶州知州文治叔子從治

從治字仲華號肩虞萬曆癸卯舉人丁未進士知桐城縣與前令徐鑑婣美築隄八萬七千餘丈以遏江勢安慶府志有傳以杖殺豪貴家奴改順天府武學教授遷國子助教南禮部主事進郎中出知濟南府郡多大盜從治求勇士孫士增等二十三人厚稍畜之曰東方不能無事將有所用之舉卓異遷分巡兗東道

副使駐沂州天啟元年白蓮妖賊徐鴻儒反鄆城攻
陷鄆鄒滕嶧諸縣僭服改元伏黨沂州爲内應從治
捕得之嚴兵守請起家居故總兵楊肇基主兵事而
獻擣賊中堅之策於巡撫趙彥遂督羣軍進討大破
之檻鴻儒送京師脅從者四萬六千餘人悉赦弗治
以功最陞本省右參政分守濟南一年加本省右布
政使調漕運道吏民詣闕保留仍聽分守沂州乙丑
蓮妖再發巡撫王撫與從治議不協以外察中廢崇
禎初起補山西右布政管薊州道事喜峰口屯兵乏

餉而譁被調往撫事平以親老乞終養歸辛未萊州叛將李九成等陷登黃諸邑進攻萊州全省震動再起山東左布政使管武德道事孔有德反吳橋還執登萊巡撫孫元化於登州巡撫余大成檄從治率官丁八千騎馳救明年正月赴萊州而登州已陷崇禎日鈔五年正月廿六日監視登萊太監呂直題報賊於本月初三日夜得了登城城上扯順天王年號又初四日得了水城兩城兵馬俱已逃走臣暫於濟南府到任大成削籍遂擢從治右副都御史代之明史稿孔有德遼人與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祿輩皆毛文龍帳下卒文龍死走入登州登撫孫元化用承祿為副將有德仲明為游擊九成亦為偏裨且多收遼人為卒是年大凌

河新城被圍部檄元化發勁卒泛海趨耀州鹽場示
牽制有德詭言風逆逗留乃命從陸赴寧遠十月晦
有德及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徑月抵吳
橋縣人罷市衆無所食宿一卒與諸生角有德答之
衆大譁九成先齎元化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還適
至吳橋聞衆怨遂與應元率部卒劫有德有德從之
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舍
去陷青城新城整衆東巡撫余大成遣中軍沈廷諭
參將陶廷鑣往禦廷諭遇賊走廷鑣復大敗大成乃
移兵追賊而元化軍亦至大成以撫自愚元化亦主
撫議賊佯許元化降遂抵登州元化遣將張壽率遼
兵駐城外總兵張可大發南兵拒賊五年正月戰城
東可大兵方勝壽遽退可大兵遂散
城陷元化自刎不殊被執可大死之與登萊巡撫謝
瑭並命朝議瑭駐萊州從治駐青州調度兵食從治
曰我在萊可以全青在青未必能保萊棄危履安非

忠也乃與璉同駐萊先是賊已破黃縣已而攻萊鋒甚銳與士民晝夜相拒間出奇兵擊之斬馘數百賊以礮火衝擊城陷數丈率裨將楊御蕃彭有謨等血戰三却之明史稿御蕃肇基子積戰功至通州副總兵會登州陷兵部尚書熊明遇奏署總兵官盡將山東兵與保定總兵劉國柱天津總兵王洪剋期並進遇賊新城洪先走御蕃拒兩日率二百騎突圍出遂入萊城乃覆牛皮濕氈為陣并力修築城復完賊於西東北縛木為三臺高踰於城謀置西洋礮於上從治募死士往燒臺足城上火箭繼之守臺賊皆灰燼賊又穴地道數十穿城內城內亦掘塹下火礶油

葦塞之煙焰透穴賊糜爛塡委其中腥聞數里攻守者七月餘時贊畫主事張國臣以撫議止兵而援絕城中喪氣從治上疏求救曰國臣以撫爲賊解嘲而賊實借撫爲緩兵急攻之計國臣使每一至則賊攻轉急國臣曰我不當絕城出擊以怒賊也果爾則必使賊任意攻打我拱手以萊授賊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予當孔賊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攻擊甚易元化遺書云賊已就撫及至登城明知張燾兵已順孔賊又使燾領兵

出戰又聽三百餘賊誑言開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圍賊視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不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偽報盈廷集議必以爲一紙賢於十萬師援兵絕迹不來職是故矣臣死當爲厲鬼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謾至尊淆亂國是棄封疆而殘生命也上令閣臣內臣督兵援救未即至明史稿是時外圍日急國柱洪及山東所調援軍俱頓昌邑不敢進廷議兩撫並困圍城中止巡按御史王道

純在外乃議設總督以兵部右侍郎劉宇烈任之調薊門四川兵統以總兵鄧玘調密雲兵統以副將牟文綬以右布政使楊作楫監之令赴援三月宇烈等集昌邑玘國柱洪副將劉澤清等抵萊城馬步軍二萬五千勢頗盛而宇烈無籌畧諸師皆懦怯抵沙河日遣使講撫賊亦以撫愚宇烈而潛兵繞其後盡焚輜重宇烈遂走青州三將皆敗走朝中譁然明遇知官軍不可用益堅撫議先是登州總兵可大殉難以副將吳安邦繼之奉令屯寧海規取登州仲明揚言以城歸安邦信之離登二十五里而軍中軍徐樹聲薄城被執安邦走還登既不能下而賊困萊久璉從治御蕃日堅守待救至從治中砲死璉亦受給出城被執旋遇害

四月十六日從治登南城躬擐甲冑督戰日脯賊礮碎其額而死萊州府志作中額死上聞震悼贈兵部尚書與祭葬蔭一子錦衣百戶仍立祠死事地方及家

賜廟額曰忠烈于同貞襲百戶遷西司房理刑千戶
乞歸南臺建進都指揮同知從治弟昌治崇禎癸酉
膺天中式萊之圍昌治匹馬走濟南乞師言督師劉
宇烈撓法泌誤封疆宇烈卒被逮父老不上公車年
九十一而卒
岳元聲字之初晩號石帆秀水人受業賀燦然弱冠
舉萬歷壬午鄉試明年成進士初知旌德縣年少負
氣盡法豪右又不能曲事上官忤監司意二年上計
中讒降大名府教授旌德志太守信讒宣言曰旌德令不任職當調公曰旌德不能

五十里毋乃太簡調將安之太宰曰然則當論謫公復抗聲曰元聲不肖不能無得罪於巨室明公其芟夷之以快衆志何謫爲之官五十日即遷國子博士太宰以爲忤遂左遷

有詔采選上言皇長子冊立未舉而盛女謁非所以教也并諫用銅具撻宮侍詔監丞又論禮部尚書李長春蔭子紊亂監規轉都水主事署六科廊管寶源局營慶府葬事成以清慎稱倭嘷交訌詔起王錫爵入內閣錫爵以母老屢辭元聲上書斥其觀望及錫爵赴召復有三王並封之詔元聲與儀制主事顧允成張納陛等具疏爭之不納復與允成納陛陳泰來

于孔嘉鍾化民項德禎詰責錫爵於朝房錫爵曰然
則如何曰當以羣臣相迫告之皇上錫爵曰書諸公
名以進何如曰即以元聲為首杖戍惟命錫爵唯唯
翌日得庶吉士李騰芳書錫爵益悔悟乃上疏自劾
事遂寢元聲直聲由此益振轉虞衡員外乙未京察
吏部尚書孫丕揚與右都御史沈思孝交惡於是呂
坤李楨黃運泰等互相排擊丕揚思孝各再疏求去
林居漫錄趙文炳以鄉科為御史劾蔣選郎不法事
士論方多之而呂司冦附孫冢宰且與選郎善遂交
譖其閒楊言楚疏出沈中丞指蓋以中丞嘗言丁大
參不可去許太宰也御史疏辨指天日以自明時新

進臺省者皆太宰選郎所選授而楊給舍則呂司寇婿也一唱百和攻擊中丞御史見太宰黨盛乃自背初心復疏前論選郎實中丞所主太宰喜收為幕賓焉元聲上疏云臣自今年正月奉差還京驛傳往來朝覲諸臣語及原任文選司郎中蔣時馨考察嘖有煩言及臣履任每聞時馨貪聲載道幾滿人耳未幾御史趙文炳疏論其事時馨欲假借士大夫公言駕馭文炳奏請多官會議都御史衷貞吉御史唐一鵬等既疏格之時馨計無所出蔓延其辭於沈思孝江東之等蒙皇上洞見罷時馨為民中外人心靡不舉手加額而刑部侍郎呂坤

反甘言以餂文炳創造爲人害我之說以寃時馨以
波及沈思孝江東之等而臺省諸臣之心疑御史俞
价馮從吾强思給事中黄運泰祝世祿等始昌言以
排文炳布揚人害我之說以寃時馨以攻思孝東之
等而臺省諸臣之心愈疑至是而清濁邪正之分遂
紛然淆亂而不可窮詰矣臣聞今年行取時馨遇剛
正之人排擯閒局獨取疲懦輭熟不敢直言之人加
之言路是銓臣不以公論擬臺省而以私意自擬臺
省也銓臣自擬臺省則銓臣過失誰復有敢言者昔

年各省巡撫貪風甚熾自皇上拏一貪巡撫秦燿而天下之為巡撫者始有所忌憚而不敢貪乃舉發秦燿之真賍則原任衡州府同知沈鐵也野獲編蔣蘭居時馨有意修郄故沈與丁与原此呂二人俱以名流枉黜沈為蔣同鄉人素有讐丁江西人故蔣同年為其鄉障州推官曾痛裁抑蔣者於是議論羣起秀水沈司馬亦有後言孫盡以訪單入呈御覽丁逮訊幾死僅得戍去而富平與秀水互訐兩罷蔣亦廢為編民沈介菴既歸閩以豪横聞後為閩撫按所奏下吏發其前後罪竟坐大辟至今長繫豈廉於官而贖於鄉耶鐵為人多以小廉曲謹見嫌若其惡衣粗食真不愧修潔之吏乃時藩捏事誣陷竟以不謹罷斥矣是借考察為秦燿報讐也昔年各

省巡按貪風橫熾自皇上拏一貪巡按祝大舟而天下之為巡按者始有所忌憚而不敢貪乃勘實大舟之贓案則原任刑部主事馬猶龍也猶龍為人雖以淺中狹量取忌而其才名操行衆稱廉幹之吏乃時謦揑事誣陷竟以不謹罷斥矣是借考察為祝大舟報讐也

野獲編秦舜峯燿無錫人以辛未庶常出為瑣垣歷遷右僉都御史撫南贛再遷右副都撫湖廣論調瀕行取贖鍰羨餘以歸其屬吏沈介菴鐵者為衡州府同知抗章列其狀逮詔獄追贓謫戍沈登甲戌進士授順德令以清峻稱入為郎出為守俱有聲尋謫是官既許上官得志意氣益發舒人多畏惡之再擢九江守入乙未外計用不謹罷江西巡按祝大舟為舊屬廬陵知縣錢一本劾其貪祝以丁

復行而錢亦入為御史上時命刑部主事馬猶龍往
勘盡得其實祝亦坐贓遣戍馬尋以才望調禮部優
遷江西提學未幾亦以不謹罷蓋然而時馨市恩鬻
一時臺諫諸公痛恨之遂坐永錮
爵更不止此原任御史賈如式故相張居正黨惡之
尤者如式巡按江西趨媚陳炌朱璉二子俱以白丁
中式後經言官論劾二子俱奉旨革退為民而如式
亦劣轉同籍此萬目共見士林所最不齒者乃竟以
行太僕卿起用矣是借起廢為小人向用之資時馨
非有暮夜之金何以病狂喪心一至是也總之時馨
用計以愚丕揚丕揚設誠以待時馨不虞竟為時馨

誤耳爲丕揚者宜靜聽朝廷處分時謇乃惑於其說遂出頭以攻思孝思孝遂反唇以攻丕揚自是而後呂坤攻江東之東之亦攻呂坤某某等攻文炳文炳亦攻某某等以言官攻言官而言官之體傷以大臣攻大臣而大臣之體傷言官大臣更相攻擊而朝廷之體傷丕揚辭則留思孝辭則留呂坤江東之辭亦留留之不勝留不免因留以爲辭也辭之不勝辭不免因辭以爲攻也相攻相激愈辭愈潰臣敢爲社稷計而因爲諸臣計則諸臣今日之義萬萬無一可留

者江東之褊心直膽原非容世之人世亦豈能容之為東之計宜去也呂坤曾有道學之望而陷兩舌之譏為呂坤計宜去也沈思孝凜凜以氣節自負乃志大才疎氣有餘而識不足誼斷有不可留者為思孝計宜去也孫丕揚高自標持以澄清天下為己任自謂抽籤一事可以報效朝廷乃大籤小籤之異制浮票暗記之異用弊孔百出動輒以至公愚皇上臣謂丕揚而誠秉至公何不以員缺籤筒令聽選者自掣之一一待命於天而無令退有後言也即今時譽一

黜而丕揚不勝其溺愛庇護之私驅臺省諸臣蜂起而從之即雅負時望如副都御史某者一入國門便立呼文炳使之註籍告病以去消言官忠諫之氣長羣枉狐媚之風紀綱倒置忠邪混淆有識之士並為寒心此可謂社稷之臣也乎為社稷計則丕揚宜去也伏乞自後丕揚思孝等疏乞告歸准令回籍以全臣節以定國是疏入不報遷都水郎中封事敗力言兵部尚書石星誤國并侵首輔趙志皐與刑部主事朱長春俱為民

姚士粦見只編神廟朝封事已敗上
復召多官會議時丙申五月八日也

諸公集東閱下觀者數千人余亦往班定職方郎賈
公維鑰北面一揖宣旨訖時上下嚴肅間無人聲久
之戸書蒲州楊公俊民日此事重大非片言可盡吾
輩已各貝一揭但畫一題字足矣諸公皆諾惟吾郡
右都沈公思孝屬聲日此題字誰敢畫石尚書以一
封字貽禍國家我輩受國思寵不思喝忠盡言安用
站班閱下令宜毋附當事毋執吾見吐盡本誠以襄
至計禮書江右范公謙實贊封事乃出班詰沈日此
一封字足代百萬師即有訖言遠在萬里公能縮地
知其必壞乎沈公叱之日封事苟成何以冊使濟遁
既懸萬里公能飛耳目知其不壞乎損威辱國醸禍
已極尚欲附和奸臣欺君誤國乎范失色而退於是
刑書奉安蕭公大亨極言戰守之要沈公日戰守雖
要須吏擇當事大臣然後可議御吏周公孔教日沈
公之言是令日須門一針也國家之有康事如人身
之有痼疾日戰日守猶治標也治本之湯膺也假令膺
醫治之雖知方藥昧於緩急必至死亡令之膺醫則
閣臣趙公尚書石公是也欲治痼疾須去膺醫欲了

東事須罷趙石沈公復數石公欺君者三辭色甚厲
兩班失色觀者莫不吐舌於時各官班後各有中官
數人竊聽其言書之小紙飛報內廷先是工部岳公
元聲語余曰廷議畢過我道之余遂躍馬至寶源局
面岳公具道云云岳聞言舉手須泣周兩公之鍰直
遂呼紙筆且寫且罵余坐其前見今故大郎君繞七
八歲擊公脅言曰娘言爺中科第做得官已樊一番
廝何故又討煩惱欲搶紙筆去公大喝曰咄楊椒山
妻子定不如此所以令丈夫役得千秋人叱
之入內岳公明日上疏又一日旨下為民里居二
十五年熹廟立詔錄建言國本諸臣補南都水主事
轉郎中旋擢南光祿少卿改南太常晉太僕卿蔭一
子陞南兵部右侍郎轉左與本部尚書陳道亨合疏
劾魏忠賢亂政不法事疏既上道亨引疾歸掌部事

會營都司陸超以剝軍激變元聲杖繫以聞御史曹應瑞徐復陽先後連劾之削籍歸剝復錄天啟五年九月原任兵部右侍郎岳元聲削奪以御史徐復陽參之也忠賢敗復官築室孤山之麓顏曰歲寒巖設排擋諸君子像以見志東林黨人榜有名崇禎六年卒年七十二葬穆河溪檇李往哲續編有傳元聲為人剛方有幹畧在公夙夜無少解於任不詭隨以取容嘗聚徒講學於天心書院發明易象經義考岳氏元聲潛初子易說按石帆先生談易一曰觀易圖記二曰觀象微言三曰探策初籌四曰探策通五曰學易數贊六曰壁記私譚七曰環中指掌圖八曰玩易卮譚九曰問易采風述十曰知止方言十一曰參疑十二曰研幾私乘十三

易曰譚旁通鍾律著潛初子集二十卷里居熟悉鄉并
利病秀水嘉善二邑故隷嘉興宣廟時析為三縣後
百餘年嘉善民倡為糧浮田虧之說乞割嘉秀田以
益善元聲力持之著田糧沿革年譜三邑錯壤圖圖
著一說巡撫上聞詔如故後數覆按卒莫能易其議

靜志居詩話自宋景定四年春三月買公田於浙西
六郡共田三百五十餘萬頃所收者公租耳迨元有
天下置江淮財賦都總管府又立江浙財賦府各領
官田籍沒田沓不在州縣原額元史所紀大臣賜田
咸在平江等路於時官田已多及張士誠據吳所著
平章太尉等官沓負販小人無不志在田宅一時買
獻之田徧於浙西明初既入版圖按其租籍沒入之
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以事沒籍沒而浙西之官田

愈多矣官田之租多者每畝輸倉米一石五斗少者七斗七升四合本依租以徵稅比租額而非糧額也相沿既久混租為糧於是官民之田科則相遠官田多者不勝其苦而嘉湖蘇松四府尤甚其後蘇州之田賦則巡撫有御史陳其均之湖州之田賦則知府劉天和張鐸均之嘉興之田賦則知府趙瀛均之稽諸實錄孝陵獻陵景陵咸下減租之詔彼時尚分官民等則治賦平之後官田之重賦得輕在當日民非不以為利然民田之輕賦反重在今瀛恩求減則其籍已去無從依據此司國計者所當留意也至於嘉興原止三縣宣德中析嘉興添設秀水嘉善析海鹽添設平湖析崇德添設桐鄉嘉興民田多故田則輕嘉善官田多故田則重秀水則官民相等故在輕重之閭趙氏圖記可證善邑不原其本爭訟者幾百年不知非附郭二縣之弊猶買似道之貽害爾又云侍郎立朝侃侃不阿里中有不平事弗避嫌怨力排衆議以歸於正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

弟和口聲駿聲于潢以任歷南

後軍都督府經歷能詩通書法年八十餘貧悴以卒
元聲族子瀚崇禎己卯舉人族孫映斗寄籍三原中
天啟甲子舉人崇禎癸未進士國破不出
　和聲字之律號石渠萬歷辛卯舉人壬辰進士知
汝陽縣初至即條上被災狀乞蠲逋賦𧹞故丁復廣
爲儲偫禁屠牛凡可以裕民食者拮据不遺餘力會
巡按御史籲留本省錢糧和聲請以築汝隄爲利甚
鉅分供億之困於十三邑長吏齟齬不少阻發奸擿
伏聽決如流三載民有生色乃復書院創社學旌孝

悌力田之士文治事興見汝陽志陞主客主事歷精膳儀制員外本生父歿請假治喪還朝補原官初元聲與和聲俱以樂姓中式至是疏改岳姓謂是宋武穆王飛十四世孫也先是乙未京察吏部尚書孫丕揚與右都御史沈思孝相惡丕揚既銜元聲至辛亥丕揚復主察出和聲知慶遠府南貴州道御史張養正復論之和聲自疏乞休萬歷辛亥京察紀事南貴州道御史張養正爲世局愈變等事論沈一貫輦金十萬寄頓王之楨家運籌打算又使其黨閣通李廷機守死勿去以待接脉而廟天峻挑文蔚之死友岳和聲爲之貫串線索岳和聲之臭味至戚沈孚先爲之窺探籌畫借西北之人行東南之

計則王紹徽劉國縉陰為奧主嗾同鄉之兵出背水之陣則金明時顯作先鋒百計剪除謀翻定局不許之官久之調贛州丁憂又補東昌府擢福建提學副使廣東惠潮道參政改補九江道副使丁憂補江西參政以邊才調永平兵備條議團練軍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薊遼以論勦撫不合於廷議乞休逾年調延綏巡撫魏大中藏密齋集答書人隋地一室也其登朝則比肩而事一人也何彼何此爾疆爾界我方以浙自為而人誰與浙我以非浙自為而浙又誰與我計惟舉心盟念在朝家不在牆壁出口論事據是非不占勝負同千古之大同乃不隨六年而一轉今柰何人之相浙與浙之相人猶介介於浙與非浙之間而格格其不相入也

崇禎改元巡按陝西御史吳煥

劾和聲諱言邊兵爲盜與陝撫胡廷宴互相推諉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又以魏廣微崔呈秀所薦京察罷歸剝復錄天啟五年二月岳和聲優敘以崔呈秀薦之也九月工科給事中虞廷陸薦邵輔忠姚宗文亓詩教趙興邦何熊祥王永光徐必達陳陸何早錢象坤岳和聲潘汝禎過庭訓許弘綱李夔龍李徵儀報可疏稱李夔龍首緝汪文言之奸李徵儀同發于玉立之奸天啟六年正月吏部公舉邊才劉廷元岳和聲徐必達岳駿聲與焉己巳京察爲南京河南道陳必謙等糾拾所著有淡漠集二卷

駿聲初名金聲字之宣號石鐘萬歷丙午順天中式庚戌成進士初授刑部山東司主事歷員外郎郎

中挺擊之變與本部郎中胡士相等審張差定爲風
顚尋出知汝寧府陞淮徐副使天啟改元調兩淮糧
漕叅政陞湖廣按察使左遷貴州監軍副使乙丑仍
擢湖廣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陞光祿卿加太常卿
崇禎改元進通政使奉命祭告東嶽二年三月坐誣
王之寀受贓竟至遠死挺擊僞案已燬肆辨呶呶不
休坐徒納贖爲民
吳志遠字子往嘉善人祖儒積學工文邑中士多出
其門以鄉貢授儀真訓導遷王府教授歸閉戶吟誦

蕭然自適先十日知死期與親友別端坐而逝志遠
萬歷戊子舉人與高攀龍歸子慕相友結茅窮鄉往
來無間有小園顏曰荻秋客至設茗烹泉有塵外之
致公車三十年不第乞恩烏程教諭淡泊寡嗜門士
脩贄置不問貧而向學者割俸周之覲烏程禮部司
務烏程志作陞翰林院待詔恐由待詔轉司務俟再考紅丸之案志遠詮次章
奏付梓奸人切齒畏禍乞南改南兵部主事累遷武
庫郎中黨禍起以養親歸子亮中字寅仲崇禎己卯
舉人順治己丑進士

胡寬字景灝海鹽人父繼海教授里中識張寧於童
子寬亦隱居教授人稱爲小胡先生以別之弟宏字
景容事寬甚謹平居不異財産有所入輙歸於寬用
則請之以爲常寬與宏言必拱立以聽不命坐不坐
寬臨卒授宏父所藏書曰先人手澤也無隕其業宏
涕泣拜受之母少寡例得賜旌詔建坊經營十年乃
成宏子顔字希仁有春崕詩稿顔子憲仲

憲仲初名憲字文徵號仰崕嘉靖丁酉舉人改名
憲仲庚戌第進士觀政時白河冦警憲仲上議溝都

城外地更築外垣護闗民廬舍招勇敢之士令貴戚大璫出蒼頭私屬助軍設伏天壇及貴人大莊宅中為犄角勢兵部大臣宜躬擐甲冑疾出視師無堅閉國門自弱通州闗外及張家灣一帶地方壯丁俱招集為兵自衛以為腹背夾擊之計凡十條未幾兵薄城下憲仲請效力行間乃令協巡九門督造戰守器兵退而版築之役始就悉如其言又二年授南刑部山東司主事時有倭寇分守太平門憲仲復貽書浙帥言備倭三策一沿海船責令盡歸毋出以絕其源

一禁内地奸民無齎糧漏師一遣間諜懸重購令彼自相擒并帥臣悉用其謀在官二年卒年三十九有胡比部詩稿三卷南刑部志有傳子彭述少孫事母孝好藏書有好古堂書目彭述子震亨

震亨字君晦一字孝轅晚號遯叟才識通敏於書無所不讀萬歷丁酉舉人不第乞恩故城教諭故城志有傳遷知合肥聰察若神頑梗至前一目便能指數姓名邑民以僉解鳳糧破產請丞簿尉遞主之於糴價外量增耗羨官民稱便諸猾多假吏胥爲奸緣廉其狀榜

曰其在治有毒吾民者載棺以俟一世家裔犯偷以錢米資之其人感愧卒為良善（見廬州府志）嘗與總兵劉綎談兵意合訂生死交廷議舉震亨邊才忌者抑之不果遷知德州以母老不赴中原寇亂侍郎朱大典舉震亨補定州時師行絡繹民苦兵甚於賊震亨撫戢有方供億不匱而境內不擾以城守功擢職方員外陳新甲在兵部震亨欲有所建置以新甲不協人望乞骸骨病唐人詩集不能衣被天下乃悉搜錄編為十籤名曰唐音統籤行於世又著海鹽圖經靖康

資鑑錄及赤城山人集他所裒輯若續文選李杜詩通文獻通考纂皆爲人所重子夏客字宣子亦英敏好學著谷水集二十二卷

周恂𢟪字寧實秀水人嘉靖丙午舉人丁未進士知樂平縣五年苞苴屏絶俗好兵鬬至是遵約束毋敢肆去官日父老憐其貧餽之金不受入爲職方主事監督大朝門工以疾卒官篋蕭然士大夫捐貲助殮有女不能嫁郡守給以奩具後御史龐尚鵬按郡廉其清白爲之修墓曾孫恭先諸生早卒妻范氏年十二

十七苦志撫二孤成立

趙昌期字青陽其先世本慈谿人祖文華字元質幼隨其父客授郡之項氏兵部尚書忠有女孫眇一目適人未成禮被譴歸一夕夢乘白龍登天晨告家人異之是日大雨文華從父自其鄉來止外舍衣白衣家人謂符前兆因以妻焉嘉靖己丑登第授刑部主事調南驗封以文學爲嚴嵩所愛考察謫鹽運判官與運副不相能運副病死其子訐文華殺之報復百方文華幾不免嵩爲調護甚力以是感恩稱門下士視

陵編年嵩入閣累遷至通政使建議築京師外城加工
部右侍郎島倭內訌文華知上好鬼道因獻七事首
以祭海神為言用嵩薦即遣文華祭告海神因察賊
情文華至誣劾總督張經被逮論死文華集浙中倭亂張經治兵
而文華以祀海視師至不相能一日會飲優人演琵
琶記值趙氏臨鏡經謔曰趙女可愛張少鞠於蔡氏
初宰嘉興猶蒙蔡姓趙觀至掃雪
笑曰老張無恥何故拜蔡家墓也攘經王江涇之捷
謂己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上益以為賢命鑄督
察軍務關防賜之既而官軍屢敗乃請歸覲天顏搆
吏部尚書李默誣謗罪坐大辟上喜立用為工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東南警報還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材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乃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浙江諸軍事時宗憲先以文華薦代楊宜為總督兩人交甚歡宗憲用間殪賊沈莊始班師野獲編文華督師過里中以倭功成晉少保適改歲自書桃符云仗鉞專征萬里平南之府鳴珂入相一心拱北之家分宜聞之大怒云是兒將謀踞我位矣尋有仙酒進御一事怒遂不可解或云是鄢劍泉懋卿爭寵讒之加少保領部事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尋以驕蹇拂上意削籍歸弇州史乘考誤百花仙酒者釀蜜為之味純甘而薄以蜜採百花故託曰百花仙酒時文華尚為通政使得之鄉人徐宗伯水飇咨記謂

文華視師後事且酒為王金所靡非也進之上日臣
師嵩服之而壽上以問分宜分宜怒其不先白已以
惡言話之次日名文華至直所責而詈焉聲達於外
華亭餘姚二相乃過分宜所見文華方跪泣而分宜
詈不已二相為之宛轉以解後分宜罷直九得進謂
獨令從吏扶文華出文華乃重賂分宜夫人使買耳
室俟分宜入內令文華出拜謝乃解後文華以大司
空南征歸得幸加少係文華益驕待中貴人不以禮
嘗有所進方士藥且盡而上使小瑠從文華所索之
文華不應瑠日公不憂上怒耶文華徼然日上怒宰
殺我瑠還以其語告上西拖方造新閣促工文華復
應之緩上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高夢問日詐氏
第一瑠日趙尚書新宅也一瑠日工部末半作文華
宅渠亦何暇為上新閣上益恨之自是逐文華矣
身後坐侵盜軍餉十萬四千賠貶不已殃及姻戚無
不破家文華建宅城東近買臣墓規模宏壯督師時

聚民力為之遂定居焉今所謂山樓者是也野獲編郡中僉一派富戶認折其第一椽亦勒價三兩文華聘名士為嘉興府圖記知府趙瀛梓之因以為志弘治中知府柳琰曾屬平湖教諭林光輯府志歷年既遠流傳日少今所存者惟此而已俗傳文華為項氏壻外家子弟易侮之及督師至郡諸項懼其報復請解於其妻曰置酒於母墓上來事解矣如其言文華望松檟即哭登墓拜復哭遂痛飲而罷歡好如初蓋其貧時惟妻母盼之厚也

文華子懌思任錦衣衛正千戶請假送父於停止章奏日上之上大怒戍之邊衛野獲編文華抵家即病彌留之際特設席張樂追奠六大臣皆生平所搆陷者一為張尚書經一為李太宰默一為李中丞天寵一為丁司馬汝夔

其二人失記未幾不起彷彿有所見云次子慎思繫獄二十餘年萬歷十一年巡撫張佳胤援恩詔祈免神廟不許亦戍煙瘴昌期以秀水籍中萬歷癸卯舉人庚戌進士知婺源縣調繁丹徒遷南職方主事以文華故不振

倪長玗字伯屏平湖人父望逵萬歷壬子舉人玗善屬文而不敏每試輒不能終卷崇禎丙子錄科醉而入卷不完知府鄭應逵怒逐之是秋舉鄉試第一丁丑成進士授蘇州府推官以重法懲豪家吳人憚之己卯充應天同考壬午復爲湖廣同考甲申補武選

主事南都破聚土兵為守禦計邑城陷薙髮為僧入奉化山久乃歸卒於家江南通志稱其在蘇時郡守諏度無齟齬郡人並戴陳洪謐性慈和然遇事輒相之為立雙清書院祀焉

胡士奇字重之平湖人萬歷丙子舉人家貧甚僦舍一楹而居廉介自守不可污以財乞恩進賢教諭久之擢國子博士遷兵部司務會職方郎誤舉西寧罷侯充遼東大帥有旨詰責以其為首輔子移罪司務謫仙游訓導貧不能携家以一蒼頭自隨居歲餘卒於官弟章少不學士奇懸父像哭而責之章大感悟

兄弟相師亦中崇禎己卯鄉試知太湖縣

嘉禾徵獻錄卷七

刑部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潘

蕃 父盛 子山 孫儒

應埍 子鈳 鈿 鈳子耿光 耿光子敬中

應垵 孫大壯 蒙 隨裕

叔方 子弘膂 孫襄 襄孫熙

熙 父楨 弟烈 烈孫鉅 鉅子似璋 璋子明弼 弼子彪

垚 曾孫壽徵

屠

勳 遠祖曹一 父欉 子應坊 坊子鈛 姪應埰

應坤

仲律

謙 父孟玄

奎

象美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父盛戍京師占籍留守前衛蕃

冒姓鍾中景泰丙子順天舉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較勘山西沁源王訐奏知州金澤奸事蕃廉知校尉李成所為置成於法鎮守雲南太監錢能索金鑾部危動邊鄙巡撫王恕劾之蕃出按盡得其實以忤中人出知安慶府有侵官儲者慮事發夜投火官舍燬其籍蕃心疑其人佯禱於神已即廟中收縛之曰神告我矣其人懼悉吐伏凡豪家惡少皆懲以法無脱者安慶府志有傳改鄖陽郡係初創陝洛流民畢聚蕃悉心撫循盡成土著湖廣通志有傳轉貴州左叅

政歷山東湖廣左右布政使弘治九年進僉都御史
巡撫四川兼提督松潘等處軍務具疏復姓條以松
潘儲餉饒髤遂以本折二色晝限半運繕城備械練
補軍伍戒諭邉吏不得倖功生釁守將弛縱者罰之
常單車行視松茂諸部蠻落宣布威信蠻人畏服莅
蜀五載西陲宴然又奏定内外官朝見藩王禮遷南
兵部右侍郎就改刑部十四年進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嶺南自韓雍以來督臣勢重軍門尊嚴鼓吹擁護
帳下士嘗萬人蕃性雅素悉汰之僅給使令而已節

制特嚴方面而下稍違約束不少貸黎寇符南蛇等
叛衆號數萬薔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酋磔於
市論功進左都御史已又平歸善劇賊古三仔唐大
鬢等土官思恩知府岑濬田州知府岑猛以叔姪爭
地相讐殺濬攻陷田州猛窮乞援蕃令濬罷兵濬不
聽乃籌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與鎮守太監韋經總
兵官伏羌伯毛銳集兵十餘萬分六哨以進濬遂伏
誅盡平其地迴軍討平豐湖賊禍元祖捷聞璽書嘉
勞在廣五年前後斬賊級一萬三千有奇蕃奏思恩

宜改設流官陞河池縣爲州以抗東蘭割歸德州隸
南寧府以控制兩江猛搆兵失地宜降同知俾還守
舊土兵部尚書劉大夏議猛世濟兇惡不宜歸舊治
請兩府皆設流官而降猛爲千戶徙之福建平海所
以杜後患詔可其奏會山賊入寇殺千戶林熙高謙
巡檢𢀓智乃以右都御史熊繡代𣶒入爲南兵部右
侍郎請以孫儒入國子監讀書允之南刑部右侍郎
金澤以鄉曲嫌與𣶒同換改南刑部右侍郎正德元
年進本部尚書時逆瑾漸稔惡𣶒堅求去乞傳歸卒

猛之降千戸也意怏怏不欲從知府謝瑚畏猛悍亦
逗留事聞逮瑚詔獄瑚委罪番經銳及尚書大夏劉
瑾方惡大夏并逮四人大夏以不從番言為罪而番
亦坐不能撫猛俱謫戍肅州列卿記瑾初擬廣西邉衛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乃戍肅州
復授猛為田州府同知至嘉靖五年猛卒叛
誅瑾既戍番及大夏又以太監韋霦廣東庫藏奏
應解贓罰諸物多朽敝梧州貯鹽利軍賞銀六十餘
萬兩不以時解逮問番及前總督大夏前左布政使
沈銳等八百九十九人罰米輸邉劉元卿賢弈編劉忠宣大夏戍肅州

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三學生徒輪食之參將某遣使致餽殺其使不受毋返公曰吾老惟一僕若受此竊之以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秦貴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瑾誅詔以原官歸里蕃性簡約自初宦至致政終始如布衣靜志居詩話尚書優游林下簡樸如貧士時人爲之詩曰尚書歸來無第宅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老尚書在粵不攜家累不以軍功錄子孫清介端方人不敢干以私疾革呼其子山謂曰吾承國恩無寸效歿後勿乞贈䘏但樹一短碣題曰潘某之墓今子孫識其故處足矣卒年七十九明史稿有傳嘉靖二十年巡按御史傅鳳翔上言蕃與大夏同忤

逆瑾謫戍今大夏蒙恩蕃不當獨缺有詔遣官營墳
諭祭墓在石門鄉孫儒任邳州同知
屠勳字元勳號東湖先世陳留人建炎初兄弟二人
挈家南渡一居鄞一居禾屠氏家乘宋時鹽邑海岸南擴數十里其中二十里
為東林其外與明州兩涯相望雞犬聲相聞在禾為海鹽人後析為平湖
代豪富元末有名曾一者母夢王曾而生故名長受
書於吳澄宣慰使揚楧贅為壻至治癸亥浙中江東
榜第一有虞廷慶雲賦傳於時授建康學正不就吳
元年屠氏坐累籍產曾一以出贅免未幾揚亦被籍

又以他姓免曾一生亨一亨一生澤民（貝瓊清江集有茶屋記為槜李屠生兼善作疑是澤民字而屠氏譜作字世濟則兼善或其別字也）澤民生湘湘生三子樞楨機機字汝敬勳其長子也中成化乙酉舉人己丑進士授都水主事分司清江浦督造運船三原王恕總河事與督運憲臣交章薦其才改兵部主事遷刑部員外既受事往宿獄中訊諸囚得冤濫者白上官摘釋之因言輦轂下尚須平反況於外省請各遣部臣矜恤刑獄從之及臨遣勳亦與焉歷郎中京師無賴子季勝者結偵事官校誘其主季福盜鑄

而已首之故事罪人貲產悉歸告捕人勝蓋利其產而與偵事官定謀者獄成尚書林聰察其寃屬勳覆勘得實乃以其罪罪勝而產還福都事林某倚中人搆訟蟠互不解令勳覈實勳不直林讞辭上中官持之下錦衣衛將搆勳卒不能奪出按吉安大同獄著清直聲凡諸司大獄多委之精明法律事事詳允甲辰遷南大理右丞弘治辛亥進左少卿漳州温文進作亂往勘梟文進首於市餘皆不問是夏閩方亢旱事畢而雨甲寅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

薊州諸路邊備上言京城近輔役重賦煩宛大二縣
庫夫壇役播夫羊冰灰戶等役動以數千計昌平在
陵寢下供億浩穰而計丁養馬與諸縣等尤為繁重
條上區畫備加存撫又以密雲孤懸一旦有警難於
援救潮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為艱黃花鎮拱護諸陵
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為中路密雲建昌為東西二路
互相策應於潮河川作捨城虎落且躪石布蒺藜鑿
阬窖而於內多採石為城增置黃花鎮營堡戍卒三
路既分潮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

實抵歲供銀魚中使因之橫索民不堪命奏請約束而罷麻峪山採礦民深德之熊兒峪有寄操騎兵營去水遠人馬數苦暍猪圈頭關地平衍每春夏久雨積水汎濫壁壘傾圮調隣路修築歲以為苦勳曰無水而安營兵要地而屯沮洳皆兵家所忌乃移寄操營於熊兒峪之南平谷移關於猪圈境外之南北水峪兵既得水又有出境耕稼之利歲省公私金錢不貲丁巳遷刑部右侍郎轉左郎瑛七修類藁弘治中學憲餘姚馮蘭與同年侍郎嘉禾屠勳遇於錢唐屠談往時與陳郎中詡奏事云陳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予官尚未艾繼出弈圖

扇面索題馮援筆云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惟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偏輸来一偏贏局黙然

會壽寧侯張鶴齡與河間民訟田勲與司禮太監蕭敬大理丞某往勘勲曰毋后誕育其鄉而與細民爭尺寸土非體卒歸田於民　陸楫蒹葭堂雜著

孝康皇后孝皇配也孝皇無別幸與后相得甚歡后二弟俱勢傾中外有仇家奏其侵民業為莊田上命司禮太監蕭敬刑部侍郎屠勲大理丞某往勘敬與勲俱秉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發敬復命內廷適上與后方對膳后聞甚怒曰外邊官人無狀猶可汝狗奴亦如是耶上亦佯怒且罵及后退呼敬曰饒所言非我本意汝無泄恐外邊官人每聞之膳畏也卽遣人以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各

已丁毋憂服除改左副都御史尋陞刑部左侍郎

列卿紀有九載考績擢右都御史協理院事之語

正德改元上郊祀籍田幸學三事而以真德秀大學衍義為正心之要乞常進講以裨聖學時上年少方務嬉游卒有劉瑾江彬之徒先後亂政丁卯進本部尚書逆瑾用事勲因乞休疏再上加太子太保賜玉帶麒麟服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輿夫四名丙子卒年七十一賜祭葬贈太保謚康僖見兩浙名賢錄

著東湖遺稿十二卷季子應撥加編輯名曰太和堂集

靜志居詩話吾鄉先正若呂文懿有于東之屠康僖有子文升皆名勝其父然兩公韻語亦自成家屠集如浦樹遠分揚子渡江風吹過石頭城吟看雁影秋來早坐聽潮聲月上遲夢裏只疑身有翼燈前

未信眼生花江湖路遠身仍健天地恩深罪亦宜野寺可能添一榻水田應只欠雙鷗山腰樓閣天低樹江上人家水拍城八韻八叉皆秀句一年一度此深杯均饒風致宜西涯篁墪守溪邃菴諸公交與和酬也勲六子應塤應揮應揆知名應坊字鈇陜州判官令乍浦教場廣袤三里即屠氏先世所居被籍之宅曾一墓亦在焉勲弟灼有子應琊官詹事府録事陞桐柏知縣

應塤字文伯正德丁卯順天舉人辛未進士授祠祭主事改職方遷精膳員外祠祭郎中先是有建議毀京師淫祠者寢不行塤視事一夕發檄撤之無遺

世廟立謫揚州運判量移鎮江府同知遷河南僉事
與同僚王應鵬及李夢陽善時過梁臺繁臺爲詩文
以紀其遺蹟轉湖廣屯田副使考察致仕湧幢小品應塤踔厲
慷慨甚有時譽後家居過自貶約多蘄惜佳客過從
不設飲食雖子孫亦瑣瑣不忍予與居官一時若兩人
田藝蘅留青日札侍御江公嘗爲客設一難而客
不至時正暑熱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爲之語曰
經年不請客居文伯七日尚懸有維揚集潤州公餘
雞江景曦先正儉德良可師也
稿長子鈳次鈿鈳官生世廟識餘錄故刑部尚書居
拔復中式以應塤子鈳勳子應塤中式補蔭應拔應
之補及三代後來罕見補鈳子耿先官楚府典膳耿
先次子敬中湖廣武岡州岷府綏寧王府儀賓尚縣

主留居孝感縣錮山西蒲州同知
應坤字文厚正德丙子順天舉人嘉靖癸未進士
官南廣東道御史出知寧國府終雲南右參政
應垓字文升號漸山以任入國學性踈朗不繩細
行及兩兄登第始自刻勵舉嘉靖乙酉應天鄉試第
二丙戌成進士與陸粲袁袠華察俱選庶吉士會内
閣張孚敬嗛諸詞臣不附己者出爲部寺應垓改刑
部主事署本科秋季報決已覆奏矣復上疏請緩死
全活二十餘人戊子命京官出典外省鄉試應垓得

江西閣臣有屬其二子者應拔曰國家百七十餘年
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可自我壞之耶既行夢人以
酖進覆之地地墳覺而嘆曰寧受酖不受私謁也見明
世說新語還調儀制主事進員外陞祠祭郎中時諸官如
田汝成王慎中李義壯各負雋名互以古文辭相砥
礪癸巳詔選宮僚改修撰乞歸省補原官命校累朝
實訓既成賜金綺宴謹身殿進侍讀侍經筵皇太子
生齋詔使河南諸藩弇州史乘考誤實録言武宗陞撫州知府劉介為太常少卿介
劉瑾鄉人也纔娶妻美豔張綵欲奪之問介曰我有
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

所求者新婕也敢謝諾介默然遂與之歸李少卿伯
華為余言居諭德文升嘗於史館見錄介事後使過
其鄉介七十老矣留居飲問其家結髮妻固無恙也
居未信徵於其鄉人固然欲辨其傳言之妄未果余謂
國史不應矯誣至此或介無
此事特新妾而誤以為妻也
戊戌充會試同考
見聞雜紀
吾鄉孫屏石公前嘉靖戊戌進士余詢前時大主考
受禮否公曰時二主考出簾即分付曰諸生休聽人
言買壞了段幣每生各清帖四方書一冊送我兩人
一時皆如其言本房座主居衡山先生并書帖不受
每門生至款洽
如家人父子
再主武會試陞右春坊右諭德己亥
從駕幸承天以病乞歸卒
見聞錄垓之歸也歲暮病
甚夢至衡山衡山君揖而
進之見大屏兩廡間書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官至二
品增壽一紀晨起呼諸子曰我殆將死矣我宦游有
年品不踰五六今安得超越病又旦夕二
品增紀其易歲之兆乎如期卒年四十二
應垓為文

善比事屬辭縱横子史經傳為詩泛濫百家王世貞明詩評
宫諭輝鍛逸逸藻思翩翩汎濫百氏之英含咀六朝
之俎未加裁革遷以永終徳謝冉牛遂起斯文之嘆
才同盧照亦
諸赴水之徵榮園池有麼外之致别構仍臺蓋即顧
野王讀書臺之址而築之焯按眉公筆記野王讀書
臺一在華亭亭林一在檇
李雙溪橋後一在海寧之
硤石山此則雙溪橋後也所著有蘭暉堂集明史稿
附王慎
中
傳五子孟玄仲律仲行叔方少子叔章生大壯萬歷
戊子順天舉人為禮部郎中高桂所劾覆試已准存
留至壬辰會試放榜後復為言者論劾有旨再覆大
壯聞母殁奔喪以規避論革桂疏我朝科場自張居
正作俑私屬公行王篆

朱建等尤而效之致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畯無援者尚馬不能登龍邇因各省巡撫御史越侵職掌仍復京考之制然內簾之弊又較外簾而加甚累科故實兩京主考公擇翰林中資深望重者充之近因規規資次人得預擬私交萬歷十六年順天主試蒙以右庶子黃洪憲等往隨見本官一本謂閱卷去取全由同考與夫彌封對讀朦朧改竊之弊乞行中飭衆方傍然以為主考若此今歲場屋必至決裂至揭曉日聞遺失試卷始信前言有據矣試卷場中最為嚴案未閱之先責在提調既閱之後責在收掌等官且各卷例當送部科較閱可聽其散逸不為之所乎乃監試疏中謂禮部委官到場擁雜混失謬矣夫揭榜之前遠近傳部場中失火後竟不然則今試卷之失毋乃先去以言其迹乎且禮部題准各直省揭榜後即將殊墨真滅解部會同該科辨驗如有文理不通者奏斥令各卷試卷茫無下落不知所中者真耶偽耶恐以甲為乙移花接木所不免也凡士子草稿不完者例應貼出不准進場今第四名鄭國望

稿止五篇執事官若罔聞知巍然高選第十一名李
鴻論語篇股中有一固字考之海篇直音因音匿謂
私取貌詢之吳人土音以生女為因此其為闔節明
矣孟子大結尾云呼偽而可以為因吾未知新恭之
果不可為周公也書經二篇結云傳巖之遇方自以
為不世之遭即有賢者豈能盡出其右而日吾姑待
之豈理也哉文義難通第二十三名屠大壯首篇云
以後來之識見合諸前此之圖謀以新生之意見合
諸初時之謀議中庸篇首云道之端由此造其知乎
道之端由此造其能乎孟義大結云之噲者流於唐
虞爭烈至後場以創作冊以闢作璧以蜉蝣為浮游
等字此即置之小試當在序降之列況可點賢書乎
他若第二十一二名茅一桂潘之惺二十八名任家
相三十二名李鼎七十名張毓塘即數字數句之疵
謬不堪過求然亦嘖有煩言矣大抵今之科舉士子
以僥倖為能主司以文場為市利在則從利勢在則
從勢録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親以及人之親遂至
上下相同名義掃地臣備員清署非不知包容之為

得顧義氣所激不能自已乃敢披誠干聽臣又有說
焉我朝設科以來豈無公御之子以才見役者而人
不之疑自故相張居正諸子後先並進而一時大臣
之于遂無有見信於無下者今輔臣王錫爵子衡素
號多才青雲不難自天而人之疑且半一宜味體
賈試以明大臣心迹發旨草稿不事在有子解卷
混失事在場後字句奉疵或出一完造次外廉疏端
着禮部一并查明來誤刑部雲南時主事也無以謂
科目者國家所以鼓說天下之大司也君饒伸中私
諸臣父不得以諸舞古之奸臣權唐違不得策楊
國忠二子宋私退子秦檜正臣惟孫書奚尙日以
爲醜詆此亦陽一中檜之有于若冒濫之吏駁之
甚者自銜鰲曠世見未之人人有猶以今啟也
及三于連占河洛中耳居故于人於是戴爲節沈
自邪並收二科名輔張遂然事第有大通先重肆
無是憚如黃相子恬臣知怪一未不足以闕于則
居然衆旨矣勢寔爲不以爲其揹利重者爲于則
及其孫幸有禮臣高桂之發其奸也據所指之字眼

關節雖才有可錄猶當亟以狥私竄之況文理記謬
章章若是而猶俱得保全洪憲醜然在列臣恐皇上
有此不復有國法矣臣聞覆試之日尚多不能文者
左都御史吳時來不分可否輒曰通得高桂面斥之
而時來忍即力持滕職撥請臣又見大學士王錫爵
辨疏內舉祁奚為言夫奚之舉于自舉也豈假手於
人哉且字字鉤戟而其中有日突出一高桂无非大
臣之語錫爵為相三年矣不開與人為善而聞與人
飾非致大權不由皇上而由邪臣天下後世將以此
為聖明累矣奉旨科場事經各官條議積弊已革王
衡等又經覆試若有欺弊同閱科道豈無言者饒伸
這斷妄言排擊大臣刁許輔相闈是黨護高桂朋奸
呈臆著奪送鎖撫司究問來說鎖撫司覆奏奉旨饒
伸出位選臆誣謗大臣本當重處念輔臣奏救姑著
革了職為民高桂雖為所使亦是朋黨著降二級調
邊方用　野獲編謂于京阿徇行欲斥大壯以吳仙
居時來力爭置亦通中院而奉旨俱准入試及壬辰
三月二十八日會試已竣試御史綦才工部候缺主

事周如綸各上疏請覆試順天戊子舉人鄭國望李
鴻屠大壯張毓塘四人此四人至是亦入闈兩度矣
又請覆試山西舉人王兆河江西舉人陳以德山東
舉人楊爾陶三人王為故太宰國光子陳為故都御
史妳者子楊為故太宰巍子俱壬午及乙酉中式向無
議者如綸又盛稱王衡王宗濬二解元為俊才時衡
父錫爵給假在家上虛首揆待之而未至濬父家屏
以次揆代攝故如綸譽之諸舉人奉旨再覆試俱存
留如故惟大壯聞母亡奔喪遂以規避論斥議者謂
大壯若入試亦不免蓋時情必欲處一二以實主考
之罪而大壯其首也才
與如綸官亦卒不振
應埈孫蒙嘉靖甲子舉人蒙
弟隨裕字君修以恩貢授上林苑監丞崇禎初陞成
都府通判
仲律字宗豫號石屋由順天中屯衛軍籍中嘉靖

庚子舉人甲辰進士庚戌廷試授弋陽知縣以地瘠民貧痛加節愛常賦之徵量其緩急以寬民力至於交際供送夫馬之費咸準於禮民甚安之弋陽志有傳課最擢南湖廣道御史時倭寇大訌上言禦倭五事一曰絶亂源夫海賊構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必一禁放洋巨艦二禁富蔵巨家三禁下海奸民三法立而亂源塞即使舊賊未盡殄滅而後無所繼其勢自孤退無所歸其心自懼與今日往來自若者必不同矣

二曰防海口夫海固無涯涘然賊放洋則衝濤入口則登陸非可絶險徑度也故守平陽港拒黄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温台塞寧海關絶湖頭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鼈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戰宜置造如法海船百隻或五十隻為一艅募慣習杝工水稍而充以原額水軍於前又為游艅分布上流往來要害令其更番巡邏并力捍禦來遏其衝去擊其情有功附賞失備重究此

禦賊之長算也三曰責守令夫荷戈戴介冑爭鋒死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域固郊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走矣其賢者亦不過為嬰城之計闕廂村鎮委之不顧甚城之外獨非赤子乎自今守令不惟保全城池當以保全境土為殿最四曰議調發近日徵調各處兵民無慮數萬而膚功不奏者不善用兵也夫古者用兵潛機密計進退倏忽莫知所以然後成功今則先發後行剋期始動前軍未啟先聲已聞弊一古者名將算不百勝不

敢輕動今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東奔西救賊逸我勞弊三法曰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言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猝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前來不能別識弊四兵不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而統以未經識面之將弊五夫三軍冒白刃蒙矢石至死而無敢却顧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慮是以畏敵

而不畏將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
不畢弊七糗糧不儲料理不周枵腹待饗窮愁思歸
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懈讙然而散雖悍
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以先奔而喪膽弊九近
日汀州如賴百戶兵敢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善用
之使頭領陣亡軍士逃避則徵兵雖多亦何益哉五
曰作勇敢沿江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莊悍夫皆
勇敢可用然樂效於私室而不樂報名於公家何者
以公家勢遠而文煩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

之充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多而心力渙也今宜令其各爲身家并力拒守有能保固村鎮者先免糧里押運及一應雜差功多者一體陞賞願受文職則斬首十級以上得比輸粟例入監有職役者赴部授官近蘇松嘉湖義勇間能殺賊奪其輜重而官軍隨而刼之不亦激衆怒而失民心乎又村民團結志在全家而有司輒録其名收隸於官以至人各畏避不敢拒賊此又阻民氣而抑其念也請一切嚴禁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各思所以自效諂允行之外補

廬州知府歲大祲以贖鍰代積逋出穀數十萬斛平糶全活甚衆年四十一卒於官廬州府志稱其有疾百姓願以身代倬按石屋在臺中頗有建白不應轉外及考辟方山集嘉靖二十四年方山為南考功管察嚴嵩私人尚寶丞諸傑受嵩指屬罷南吏科給事中王燁燁當嵩入閣時曾劾嵩父子貪污不宜處具瞻之地嵩心恨之燁固公論所推服者而傑為南兵部主事素行不謹乃斥傑而不及燁嵩怒嗾同鄉御史桂榮劾其考察不公降調後為鄖州兵備副使已經撫按薦舉乙卯冬石屋復以貪酷劾辟罷職人謂石屋與趙甬江文華為烟家斯舉不為無自然謬甚矣詳其見明史槩大政記中

叔方字宗直號瞻山嘉靖甲子舉人萬歷丁丑進士知宿松縣縣無城郭增置七十五柵以才調繁鄱

陽築吳家塘傳家埠圩隄一萬九千一百餘丈設坡
堰四所以時蓄洩旌民李岐四世孝行御史劉臺忤
內閣居正謫歸居正黨王篆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嗾
怨家誣臺按遼時盜邊銀及不法數事江西巡撫王
宗載下其事於有司欲證實以悅居正檄叔方同訊
辭不赴行取補廣東道御史巡按甘肅歷天雲南其
任鄱陽以邑人胡閏草除時爲大理少卿全家慘戮
精忠就義編閏字松友元末授徒長沙王廟中嘗畫
松廟壁題曰蒼虬出蟄復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
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吳王下饒州見其詩
召見越八年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四年郡舉秀才入

見即日秀才是題詩鄱陽廟壁者授都督府都事遷
經歷建文君即位擢右補闕三年辛巳晉大理右少
卿四年壬午六月十三日谷王穗李景隆獻金川門
兵入城先生衰經望闕慟哭聲徹殿廬上令更服入
先生曰死即死服不可更上曰九族都該死傳命鈔
提以恐之竟不屈上命力士以金爪落其齒碎之齒
盡聲不絕乃命縊死以石灰浸脫皮以乾草實之成
人形懸武功坊　鄱陽軍冊一名胡閏男胡傳福洪
武三十五年為姦惡事當年六月閏死鈔提全家二
百一十七人赴都察院將男胡傳慶全家典刑胡傳
福年幼發鞍轡局習匠永樂五年調交趾後衛宣德
五年調永清右衛六年傳福逃回原籍七年勾發饒
州所十年傳福許通政司備云永樂二十二年仁宗
皇帝恩赦兵部奏奉聖旨是寧家為民景奏四年故
天順六年
開除尸絕
仁廟初雖經肆赦而親屬連逮謫充軍衛
者未蒙宥釋及拜御史疏乞一體赦免并矜錄諸臣

子孫修治祠墓從之
朝野彙編永樂八年差舍人柴
試鈔祝靜安等四十七名靜安
胡閏弟女閏交契張壻仲禮閏姑夫張應原應原女
壻陳瑣住此外親之外親也閏女壻史秉方閏舅祖
江賢賢女壻劉童祖賢子江南保南保女壻李天生
閏妻舅方均均女壻傳繼祖閏祖母重姪妻克政閏
外甥陳興祖閏祖母姪丁善興善興孫壻董道源閏
孫壻李貴閏外甥徐善慶徐丑兒徐伯丑丑兒女壻
余極生閏男妻弟雷冬受閏曾祖母姪余福緣閏兩
姨表弟黃羊俚閏妻姨壻程關生閏伯祖母姪江晉
化江教化閏姑表兄周正閏姑表弟劉童受閏姑表
姪左關生閏姑表侄包伴叔包力閏外甥李辰生閏
姑表姪張咬任閏外祖父顧名關閏母姨姪劉午孫
閏表姪史引弟以上充軍一百一十四名家財産業
變價解院全家人口發各邊衛永戍一丁一衛父南
子北姑媳兩離兄弟叔姪分裂四散孩提乳子肩挑
背負中途死亡過半皆陳瑛之流毒永樂九年瑛亦
沒産獄死僉事汪某冤死陳興祖一家十二命丁善

與全家汪亦絕滅胡家橋在府城西隅碩輔坊胡公死鈔提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一路無人煙而夜聞哀號聲萬歷十三年江西撫按奏胡閏妻男方均孫女婿祝靜安外親陳興祖外祖父顧名闕丁善興女婿董道源現存六戶一十一丁其餘四十一戶一百三十丁俱死絕兵部奏免軍數陝西忠臣景清等累遣軍人共三百六十名內現在著伍軍人十六名浙江忠臣方孝儒等累遣軍人共七百八十四名內現在著伍軍人九十三名江西忠臣練安等累遣軍人共三百七十一名內現在著伍軍人一百零五名福建忠臣陳繼之累遣軍人共二百四十四名內現在著伍軍人一十三名　京師張赦

榜時大風忽起榜飛天半輾轉久之自午至酉仍墮故處鄱陽張榜時亦有狂風飛榜二十刻乃還縣墀知府楊際會令邑紳史桂芳撰英風紀異錄以表其

事外轉山東副使分巡濟南同郡陸先祖掌銓值外計叔方與黃正色皆先祖姻婭以事同論降尋得原調簡不赴歸工部尚書趙文華叔方妻祖也文華敗叔方賂贓至三萬見聞雜紀趙甬江視師本浙氣燄頗盛不知何人作主宴之南湖飲醉連擲玉盃二三隻於湖著建文朝野彙編二十卷少子弘肩崇禎壬午舉人楊園見聞錄嘉興作天心書院岳石帆糾人講學其中公時有才望欲羅致之不往事母孝母年高耳重公與家人語聲必高喜聞古今事日稱說書史及嘉言懿行以娛之赴親友宴聞母召即歸孫襄孫萬歷乙卯舉人曲周教諭崇禎庚午陝西同考終營繕主事

謙字子益號沖陽父孟玄以任讓之伯子銅謙隆慶丁卯舉人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稽勳歷驗封考功文選謫長蘆運判量移南太僕丞轉南職方員外考功郎中出為山東提學副使再降知廣德州終廣州知府有僕撤商列外編軼事

熙字元明勳從兄父禎不仕熙成化甲午舉人授武昌府推官有盜繫獄十八年其內二人一年三十二一年二十九計為盜時尚在童稚熙辨出之陞建昌府同知改太平告歸兩浙名賢錄稱其以一弟烈僕自隨宦邸如僧舍

有孫鉅嘉靖中以貢為涇縣訓導寧國府志稱其誠篤無妄不愧師道陞瑞金教諭林居漫録范艮山為孝廉時昵狹邪婦後婦與夫投嘉興屠通判家為奴而艮山登第授嘉興令於是奴之惡心起矣通判鰥居止二女皆及笄未嫁一夕奴與婦殺通判呼二女起視以血塗二女身手陷以約奸夫殺父執送官范見婦權心復萌惟其言是聽酷訊二女誣服諸縉紳不平許之院道得白按府志嘉興知縣有范崙嘉靖乙丑進士丹徒人屠鑰以貲為通判鑰與鉅疑第兄父既見殺女又受誣變亦悿矣鉅子似瑋似瑋子明彌萬歷中鄉貢官寧德縣丞陞湄潭知縣以平賊功擢遵義府同知明彌長子彪萬歷乙卯舉人熙子奎垚

奎字文奎弘治壬子舉人己未進士授營繕主事

遷兵部員外郎郎中轉江西右參議郡志稱奎在江西曾疏寧庶人不法事丁憂歸卒江西通志載奎由兵部郎中陞本省右參議正德八年以憂去屠氏家乘由員外郎改御史巡按福建查福建通志巡按中無奎名自當以兩省志爲據

奎字文治弘治辛酉舉人乙丑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決獄明敏擢雲南道御史改南江西道御史丁内外艱服除補北道尋按廣西歲饑設法糴運且增價招商多所全活猺寇平特敕獎勵賜之金幣陞俸一級廣西通志載名宦武廟南巡請回鑾以光聖德嘉靖初議考獻皇疏力爭大典成出為廣西副使改山

東糧運副使致仕歸優游林下者三十六年壽八十五兩浙名賢錄有傳曾孫壽徵崇禎癸酉舉人

象美字幼繩壽徵兄子也天啟辛酉舉人崇禎辛未進士授行人冊封韓藩着秦禩路史癸酉差召輔臣何如寵陳情乞守嗣祖母制服闋補原官署行人司印戊寅召對稱旨改檢討侍東宮講筵疏薦李邦華等三十七人才堪禦侮得旨召對內張鳳翥等六人皆未經薦舉者鳳翥倉卒失儀象美自陳分過優詔免議侍婢紅葉死瘞郊外數日復活錦衣衛官以

聞下所司議有旨閒住三垣筆記予同籍屠簡討象美有婢紅葉因内姤箠死或
日以不謹死瘗之郊忽甦呼聲聞於外發視則活錦衣衛勒象美賄不得奏開冠帶閒住時予以言謫同
辭朝人嘲之日李給諫風節屠翰林風流乙酉五月郡中號義兵者城守
幾一月象美實至之三垣筆記詞林楊廷麟以劾輔臣楊嗣昌改兵部主政贊畫督
師盧象昇軍同籍詞林屠象美自負知兵為募烏合百餘人指揮操演行至蘆溝橋前途塵起詔傳敵至
百餘人皆踉蹌游惟存廷麟子身而已既破外垣亂者反兵圍之見殺
王逋蚓庵瑣語 本朝兵抵嘉興時馬士英在杭命都督陳洪範議和過嘉興舟旗書奉使 清朝巡道
吳克孝投水左右救道同知朱議滔推官孫呂祖等棄職遁知府鍾鼎臣以城降居民爭粘順民字於門
貝勒王札營演武場遣騎進城揭安民榜士民有到營獻策者即承制給剳授銜隨征遇缺委補謂之南

選往三日拔營進北門出南門騎兵由草蕩陸行步
兵從漕河舟行秋毫不犯明路王常勞同世于官民
迎降隨委縣官署事秀水胡之臣先曾在天寧寺前
賣膏藥人素輕賊因籍軍需嚴威脅民民怨切骨更
委投降總兵陳梧至郡鎮守時各官尚服前朝冠帶
閏六月初五日下令剃頭百姑閈至陳梧署梧云剃
頭小事但刑後汝等妻子俱不保民遂沸然時有外
邑鄉紳屠象美與梧畝盟共事初七日聚軍民於大
察院家美袖出僞詒開府道署示諭城內外二十四
坊居民每家出兵一人民有遷避不出者衆兵杪搶
其資書逃民於其房入官數日間聚衆三萬餘無將
領家伍亦無軍令約東鑿木揭竿竟同兒戲或以寸
鐵縛竹杪蔥衣裸體足躡草屓烏合宣吹日給兵餉
悉派本坊鄉紳巨族質庫是日衆擁委署知縣胡之
臣至梧署亂兵攢刺礫死毬場十二晚東關外盤獲
沙船一隻詢稱鹽冠謀爲內應於是急閉四門搜斬
黨羽市郭綁村一時傳徧搜殺甚多各坊居民不容
來往逾畧者即親識立斬鄉村之民亦敵血圍結羣

不逞藉稱盤詰遇逃難男女身帶銀貲一槩劫殺平、
昔豪橫閭里者盡為讐家報復旬日之間屍橫遍野
矣十三日大兵次陸門梧遣標營陸中軍宵領陸兵
先鋒朱大定等部水師又率兵民繼後救應迎戰於
鎮西兩兵相接大兵數百忽繞出郡兵後前後夾擊
郡兵大敗砍殺赴水死者大半殘兵退入城太軍返
棹眾竄初象吳與梧起兵時梧輕象吳書生且權非
獨握陰有微隙流言屠有異志至是象吳見各縣調
兵出戰不利太湖弔王輩兵又不至二十五日新安
水師敗於麻崔家繼而民兵夜阮於姚迪東職於石
灰橋知事斬危聚集家將懷寶開北門砍道隨夜亂
兵所殺郡兵恐大兵登真如浮屠竄城中虛實縱火
燒之貝勒在杭發披甲三千二十五晚抵嘉興四鼓
進薄西門外鋤頭擱作浮橋達城肿下火微連發聲
如轟留守城兵紛紛逃下二十六日天未明梧開東
門口稱親出掣兵率家丁同朱大定走平湖城門隨
閉黎明傳大兵踰城已入郝千尸開東門百姓宣擠
殘踏剡死豪咣震天從墮而行首尾數十里不絕大

兵追趕陳梧至朝陽廟不及而返城中逃出者十二
三未及出者十七八有削髮為僧避於佛寺者有自
繫獄詭稱罪因者僅二百餘人其餘盡行殺戮血滿
溝渠屍積里巷煙焰張天結成赤雲障旋日月郡守
鍾鼎臣自縊嘉興平時羣盜蜂起白布纏頭號白頭
兵臨平山則有陳萬良永昌寺則有受茂環太湖有
沈洋柏相甫吳江有吳日生周天舍等少者千人多
者數萬吳日生通款於明魯王封長興候製旗鑄印
設官部署官兵屢勦不盡屯兵於舟紮營潑山等湖
分投衙村白晝搶刼名日打糧至庚寅辛仰間各處
劉盜輸金投降給剳援衙聽其歸里錦衣頂帽犀盜
隨從公然與府縣官抗禮陽為投順陰仍行刼衙民
奇貲在戕盜無以刼乃擇縉紳富人并其愛子擒匿
盜穴勒金取贖徑期不至有水牢河泥糞窖煙熏眠
等刑數日一比往往喪命不取贖彼稱當沒碎磔示
衆出焚親自窗刺拜謁巨家口稱貸餉不允夜必燒
刼流毒幾十
年後漸勦滅